

DREA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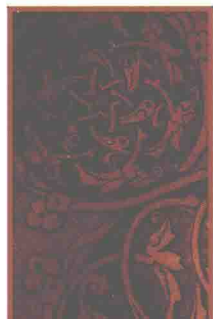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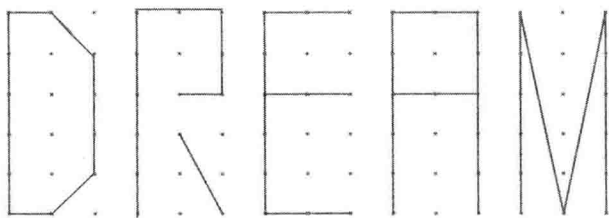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的歪房子

王海椿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童年的歪房子

王海椿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的歪房子/王海椿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 6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/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572-6

I. ①童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5952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编 辑 电 话	(0791) 88170528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170198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 排	麒麟传媒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2
字 数	172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572-6
定 价	24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27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【目 录】

大家子弟	001
大玩家	003
书法家	006
威 风	009
丑 翁	011
蓝先生	014
双 碗	017
野园居笔记	019
菊 痴	023
小红筷子	025
风 铃	027
爱情小唱	030
忆 忆	033

随 礼	036
麻 三	039
手艺人	042
狗	044
春天寓言	048
最高学位	050
寻 找	052
爱情大厦	055
都市变奏	057
太阳花	061
小 品	065
复制的老总	068
一个朋友	071
波奇的愿望	074
伙 伴	077
宾尼的铃铛	080
报 复	083
神 像	086
唐小虎的理想	089
季哥的椅子	092
同学介一	096
祖父的酒壶	098
唱歌的冰棒	101
电梯工小散	103
童年的歪房子	106
母亲的幸福树	109
保姆阿珠	111
暖 冬	113

老杜爱上海	115
信 缘	117
复 杂	120
边缘人生	122
鹅	124
阿 善	127
爱上本田雅阁	130
恩 珍	133
修表人	135
一张假币	137
盲人小鹿	139
鞋 子	141
簪杜鹃下	143
文学青年黄土豆的一天	145
房 东	148
孙小喇叭	151
蛇 王	154
秋 收	157
证 明	159
创意村长	162
母鸡下了个双黄蛋	164
伊索新续	167
神 龟	171
疯 娘	174
二 叔	176
再 见	178
听 琴	182

大家子弟

在里仁镇，傅少迟也算是个有个性的人。

他家是里仁望族。据说在他祖父那辈，有良田千顷，牛马成群，家丁数百。可惜他父亲好吃懒做，还喜欢逛窑子。这么一折腾，到了傅少迟手上，就只剩个空架子了。傅少迟苦心经营，无奈兵荒马乱，战事不断，所以并无多大起色。

但人活一口气，这大家的架子仍要撑下去。

以前，傅少迟是每天吃两顿酒。现在傅少迟每天仍要吃两顿酒。午一顿，晚一顿。

这下酒的菜就简单多了。一般只有两个：一碟花生米，一碟豆腐丁；或是一盘盐水豆，一盘萝卜干。说是一碟一盘，其实是很少的下酒菜凸在碟心。

傅少迟吃得很斯文。抿一口酒，吃一筷菜。这一筷也就是一粒花生米、一块小豆腐丁之类的。一粒花生米要在嘴里嚼上半天，萝卜干么，一条要分几口吃。

尽管下酒菜很少，往往吃到最后还剩一两块豆腐丁、几粒花生米。说是剩，其实是留下的，也就是说傅少迟从牙缝省下的。穷人吃饭喜欢狼吞虎咽，一扫而光。傅少迟留下这点菜却毫不犹豫地倒进泔水桶，是颇有

些意味的。

他家屋后有一片竹林。有时，傅少迟会去林子里砍下一棵竹子，断开，选一两节好的放在瓦楞上晒。闲下的时候，他就把竹节劈成细细的一小条一小条。做什么？做牙签，生在那个富贵的家庭，傅少迟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剔牙——那些大鱼大肉爱往牙缝里钻哩。久而成习了，现在虽然很少吃肉，就是吃几粒花生米，几根青菜，傅少迟照样捏一根牙签于右手，左手掩着嘴，斯斯文文地剔牙。就像有人饭后必须喝茶抽烟一样。

有回他买了半斤豆腐，切成小块，撒上蒜汁，倒点酱油，拌拌，就喝起酒来。喝好了，从陶瓷杯里抽出根自制的牙签，剔牙。串门的袁六见了，揶揄道：“傅大少爷，豆腐也塞牙吗？”傅少迟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嗯，这人不走时呀，喝凉水也塞牙呢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傅少迟和几个“地富反坏右”被群众揪到会场上批斗。中午关在大队部。看守的民兵吃饱喝足之后，只给他们提来一锅照见人脸脸上汗毛的玉米面子粥，规定每人只能吃两碗。其他几个人都很快大口大口喝完了。喝完了之后还伸出舌头舔，将碗底舔得干干净净，碗沿舔得油光发亮。傅少迟在心里骂他们：“穷相！”自己慢条斯理一小口一小口喝，最后还留下了两口。他饱了吗？没有。吃饭总要留点，傅少迟习惯了。

但这次他没想到两口稀粥会给他添了麻烦。民兵收碗时问有剩粥那碗是谁的，傅少迟说是我的。民兵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把他的脸按到碗口：“给我舔干净了！”

下午批斗的时候，傅少迟又多了一条罪状：浪费粮食，不珍惜人民群众劳动成果。于是傅少迟被重点批斗到天黑。

唯成分论撤销后，傅少迟被安排到镇小学教书。傅少迟干得很认真，吃住在学校，每天仍是两顿酒。

饭后，照例是手捏一根自制的牙签，斯斯文文地剔牙。

大玩家

金有钱和我是一个村的，他脑瓜不笨，却不爱读书，念到初一时就读不下去了。

我大学毕业后到家乡小城的文联工作。一天早上，我出来倒垃圾，垃圾堆旁一个人正在用铁钩拨拉着。我知道是捡破烂的，现在乡下人来城里捡破烂的不少。

我倒了垃圾往回走，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。走了几步就想起来了——这人是金有钱。我亲切地叫着金有钱的名字。金有钱也认出了我，有点尴尬地笑着。他解释说，婚后女人不争气，生了三胎，还没生到一个男孩，好好的一个家被计划生育罚款罚穷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妻女进城来捡破烂。

我邀他进屋去坐，他死活不肯，拎起垃圾篓走了。之后好多年，我再见到他。

那天我正在家里写一篇小说，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，真不敢相信站在门口的就是金有钱。他上穿一件对襟白绸褂，下穿肥大的黑丝绸裤，理着板寸头，脸膛红润发亮，手提一个精制的鸟笼，活脱脱一副旧时阔佬形象！

他把鸟笼放到桌上对我说：“送给你的，上等的翡翠鹦鹉，会说外国

话呢。”他打了个手势，笼子内的鹦鹉小嘴儿上下张合，发出了“yes、yes”的声音。

“我花了八个月时间才驯出来的，适合你们文人玩。”金有钱不无得意地说。我连连推辞。

金有钱说：“你老兄就不要客气了，一般人重金求购我还不给呢。就冲你多年前没嫌弃我是个捡破烂的，还请我到家去坐，这鸟儿送给你，值！那时有谁瞧得起我？你老兄有地位眼不高，我有钱也认人，这礼物我是送定了。”话说到这种地步，我只好惶恐地收下这份贵重的礼物。

接着是喝酒叙旧。金有钱告诉我，他捡破烂积攒了一些钱后，开了个废品收购站，赚了一些钱，又做了几笔黑货买卖，便关了收购站，开了一个专营古玩的“奇宝斋”。他说现在有钱的人多，古玩也很有赚头呢。但是金有钱自己不玩古玩，他只是把古玩当生意做的，这做生意就谈不上“玩”了。

他侃侃而谈起来：这世上一个“玩”字，也分三六九等、高贵低下。有人把打牌下棋视为享乐，我认为凡“玩”字，一旦有输赢胜负之分，必得搏杀，搏杀必伤神，带彩输财，不带彩输心，已背离“玩”的初衷。有人认为玩古陶玉器赏古字画就是雅，依我之见，这些陈年旧货，都是死物，无灵性可言，不能与人相通，对其痴爱，实在是空寄情怀。况且赝品颇多，真伪难辨，为其徒伤脑筋，有时还要赔上家财，实在不值。所以，金先生说，与这些玩法相比，我喜宠物。凡有生命之躯，与人无异，皆可为友。鱼能行，鸟能语，猴能察色，狗能通心，豹能改性，虎能驯服。所以，我喜欢玩活着的生灵。

没想到当初文化不高的他，知识竟如此广博，对“玩”有这么深的悟性，看来他后来是读了不少书的。真不愧是大玩家。

几天后，金有钱约我去本城最气派的星级宾馆“小酌”。在餐桌上，他将左臂抬起，呼噜一口浓痰就吐到了袖子里。当时正值服务小姐上菜，我大惊失色，心想，金有钱这是怎么啦，莫非喝多了？

我的神色被金有钱捕捉到了。他把左臂伸到我眼前，我顺着袖管一

看，里面藏着一只小动物，只有老鼠大小，形体像哈巴狗，脖子上套根金链子，另一端套在金有钱的手腕上。金有钱又朝袖子里吐了一口痰，只见小动物口一张，准确地接住，咽了下去。金有钱告诉我，这叫袖笼狗，可放在袖子里接主人的唾液，巴黎货，值2万多元呢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听说金有钱花了1万多块钱买了一只波兰蜂鸟。

现在，在我们这个城市，常看到金有钱带着他的各种宠物，在街头迈着悠闲的步子。

我常私下想，假如有一天，我们大家都有钱了，整天像金有钱那样，优哉游哉地活着，该有多好啊！

书法家

吴思愚和杜先风是书友。

两个人都喜欢书法。吴思愚是县政府办副主任，杜先风是县文史办主任。同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两个人又有共同的爱好，因此走得特别近，没事就到一起谈天说地，切磋书艺。

两个人练的都是隶书，起先书艺差不多，都属于业余水平。尽管是业余的，但也希望得到别人承认，两个人都铆着一股劲，勤学苦练，期盼有朝一日能露一手。

虽然都是主任，一正一副，但吴的副主任含金量比杜的正主任含金量要高些。

死人的事不必忌讳的。县里有老同志故去了，挽联包括花圈上的字都是由吴思愚来写。没想到就是这挽联把吴思愚写出了名。很多人对葬礼上的细节都记不清了，独独记得吴思愚写的挽联，更确切地说是挽联上的字，说他的隶书秀而不浮，柔中有骨，不说挽联的内容，光那字就把对逝者的哀思表达出来了！

不知不觉间，吴思愚书法上的名气渐渐盖过了杜先风。看过他俩的书法的人都说吴思愚的字比杜先风的见功力，有气度。

杜先风也觉得吴思愚的字渐渐胜出自己，但他又纳闷，自己也没少练

笔，难道先天比吴思愚少悟性？有一次两个人又在一起谈论书法，他问：“思愚，外界评价，都说现在你的字比我写得好，我也觉得此言不虚。我咋越写越没长进呢？有什么诀窍，望指点一二。”吴思愚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先风兄，你过谦了，你的字也大有长进。我也就是下班随便练练，哪有什么特别的诀窍。”

杜先风不信，他决定来一次突然造访，看吴思愚到底是怎么习字的。因为以前他们大都是在外聚会，在家里，也都是事先预约的，想想，他还真没看到吴思愚现场练书法。这次他要来个探根究底！到了吴思愚家，吴思愚的老婆冯姐开了院门，他问声冯姐好，就直奔吴思愚的书房，结果看到吴思愚正在投入地挥毫而书，以至他的突然而入，都没觉察。他凑过去一看，吴在写一幅挽联，却是在职某领导的。他昨天看到这个领导还在电视上讲话的，难道突然亡故了？不由得惊叹了一声，问，某某已经死了？这一问把吴思愚吓了一跳——也该吴思愚泄露天机，每次练笔前他都是关好门的，即使家人也不让随便入内，偏这次他忘了关门，结果让杜先风看到了这一幕。

其实这个领导并没有死，还在岗位上热火朝天的，吴思愚只是提前为他写了挽联而已。尽管杜先风的突然闯入让他大为不快，但哪敢发怒。事已至此，他只好为杜先风沏一杯茶，说，来，喝杯茶，压压惊。其实吴思愚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，因为他的背上已出了冷汗。杜先风呷了一口茶，他才舒了口气，慢慢向杜道来。

原来，他曾经恨一个贪官，在心里咒他死，就在家里给他写挽联。不久，这个贪官真的死了，还是他写的挽联，他觉得很解气。后来他就灵机一动，碰到和自己过不去的人，看到贪官糊涂官昏官，就在家里为他们写挽联。一解怒气，二练书法。杜先风这才注意到，吴思愚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副副挽联，有好几个是他也认识的，都还健在。

“没想到这种方法还真把我的书艺提上去了。挽联还让我扬了书法的名，真是歪打正着。”吴思愚咕噜一大口茶，叮嘱杜先风说，“天机不可泄露，老兄万不可传出去呀。传出去我的身家性命就完了。”

杜先风说：“老兄不用担心，我先风不是糊涂人，你我是多年的朋友，这等子事我怎么会出去讲呢？”

吴思愚留下杜先风喝酒。席间，杜先风开玩笑说：“好你个思愚，还老朋友呢，这么好的窍门不早告诉我，害我在黑暗中摸索。咱俩不但是书法家，手中的笔也是半个阎王爷呢。”吴思愚也借着酒兴说：“可不是，谁和咱过不去，就先赏他副挽联。哈哈……”

两个人书艺也都大有长进，双双加入了书法家协会。杜先风说：“思愚兄，都亏你的高招呀，凡和我过不去的人都被我‘挽’了，书艺也噌地上去了。”

起先吴思愚还有点担心杜先风嘴不牢，后来，办公室主任提拔，他顺利接任了办公室主任。事实证明杜先风够朋友的。

只是没想到，后来杜先风的仕途比他好。县里统一提拔一批文化干部，杜先风作为书法家，当选上了副县长。

当上副县长后，杜先风也忙了，两人很少在一起谈论书法了。

政府换届，杜先风竟当选为县长。

冯姐对吴思愚说：“老杜都当上县长了，你还是办公室主任。你和老杜多年的交情，瞅个机会找他谈谈，也该挪挪位了。”吴思愚对老婆说：“你呀，什么都不懂。”

不久，吴思愚就因工作中的一个小失误，被“拿”了办公室主任，安排到乡下扶贫去了，职务是农技助理员。

蛇 王

蛇王是我童年的伙伴。

蛇王生于捕蛇世家，胆子极大。遇见蛇，我们浑身发毛，他却走过去，不慌不忙，猛捏蛇尾，提至半空，蛇便任他耍弄了。

甚至，他还敢把活蛇吞到喉咙，再拔出来。

蛇王的脑瓜不笨，却不思读书。有一回上数学课，他把蛇放在课桌上玩，气得女老师罚他擦了五天黑板。他怀恨在心，偷偷溜进女老师宿舍，把一条无毒蛇放到床上。年轻的女教师晚上睡觉时，被吓得哇哇直叫。

之后，蛇王就不上学了，跟他爹捕蛇卖。

我在西安读师范时，探亲遇见蛇王。他穿西服打领带，脚上却套着一双沾满泥的解放鞋。他说：“现在富人多了，专挑稀罕的吃。我每两天带着蛇跑上海一趟，票子没少赚。”

我毕业后，在外地教书。前不久，调回家乡。听说蛇王办了个养蛇场，还加工蛇罐头，规模不小，票子滚滚而来。蛇王更神气了。

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，蛇王捐款 50 万元给村小学盖了教学楼，这事一时传为佳话，上了报纸、电视。

我为蛇王高兴：他过去不爱读书，可现在这么关心教育，真好啊！

到学校第一天，却听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，学校有十多名学生辍

学了，都到蛇王那儿去打工了。蛇王上五年级的女儿也被蛇王叫回家了。“那女娃极聪明，成绩很不错。”教导主任对我说，“你和蛇王一块长大，能不能去他家劝劝，让孩子们复学？”

我来到蛇王家。小洋楼的门前立着一条狼狗，见人汪汪直叫。蛇王很高兴地把我迎进客厅，说：“咱俩多年不见，喝两杯，好好叙叙，我请你吃蛇宴。”说着，领着我进了小餐厅。圆桌上十几个菜冒着热气。蛇王一一向我介绍：“这叫虎踞龙盘（清蒸蛇肉），这叫银练飞舞（炒蛇肉丝），这叫浪里白条（蛇肉汤）……”

一杯接一杯，喝酒。

不一会儿，我的头就晕乎乎的了。蛇王还一个劲地说：“喝，喝呀！”直喝得两眼发红。

借着酒劲，我拐弯抹角地提起他女儿及其他孩子辍学的事。

他猛喝一口酒，喷着酒气：“别……别用这些大话唬我，我是个粗人，可没有那么高觉……觉悟。我讨厌读书。哼，想当年我受老师的那份气，那……些成绩好的被老师宠，那个得意劲，我就窝火。是的，他们不少考上了大学，可那点工资，也真寒碜。我没文化，却盖得起教学楼！他们哪个能盖得起？我捐钱盖楼，就是要……要让他们瞧瞧我的……本事！”

“我女儿，是我叫回家的；别的娃儿，可是他们父母托人说情我才要的哩。在我这里干一年，挣的票子比他们的老师两年的工资还多哩。”

“你若缺钱花，尽管从我这里拿，兄弟绝不说个不……不字。来，喝呀，喝……”

喝。喝。

喝到最后，我全吐了。

威 风

马长腿长得确实有点官架子。高个子，四方脸，浓眉大眼，前额红润发亮。所以马长腿虽是草民一个，但脾气犟，喜欢耍个威风。邻居之间，难免有个磕磕绊绊的，孩子打架，猪拱菜园，牛踏庄稼，总有碰擦的时候，马长腿得理不让人。黄村人岂能让外姓人逞威，最后吃亏的总是马长腿。

其实，在黄村人眼里，马长腿从来就不是个人物。马长腿是个外姓人，因家乡荒灾，流落到黄村的。马长腿有做豆腐的手艺，晚上做，白天用独轮车推着豆腐包，走村串户去卖。他腿长，一天下来，跑遍周围五六个村。有时到淮阴进黄豆，四十公里地，天麻亮上路，天黑也就到家了。

马长腿老婆去世早，有五个儿女，张着嘴要吃饭，就凭马长腿做豆腐，倒也把他们养活了。

日子水一般流着，谁也没想到马长腿会有什么升腾。

马长腿开始扬眉吐气是 1992 年，大儿子马明从工商大学毕业后被市税务局录用为税务员。

马明回乡探家，穿着崭新的制服，戴着大檐帽，黄村人的眼睛都睁得铜铃大：乖乖，不简单啦，马明当上大官啦！（在我们那一带乡下人眼中，